

紹興故事

容犀祖題

民俗學會叢書之一

紹興故事

陳德長
子至合編

道謝

助我們出版此書的朋友們！

紹興故事目錄

序文

劉序

故事

金絲貓

牛蠡子

老虎郎中

兩兄弟

老虎精

熬屈三年

蛇郎

目錄

一
一
一〇
一五
二一
二五
三〇
三四

目錄

海龍大王	四六
十八隻飄颻船	四九
扑扑扑傣娘田螺殼，噏噏噏傣娘田螺精	五五
孝媳婦	五八
田雞串珠轎	六〇
老虎外婆	六六
千年水底蛇，口吐白蓮花	七一
綠貂袍	七二
藏神菩薩	八〇
兩袋贖物	八五

序 文

劉序

編輯紹興歌謠的婁子匡先生，編成了這本紹興故事，因趙景深先生的介紹，交給本會出版，來信殷殷致意，要我寫一篇序，我原不敢把我的淺見在婁先生的著述上附刊，但想婁先生對於民俗學之興味，比之我三年前搜集廣州兒歌時，要濃厚得多；而且寄給我這稿時，他又正在編輯寧波歌謠，爲湊趣起見，所以我終於應允婁先生了。

事隔數月，現在才把這書印好，我的所謂序，又不能容緩地來做了吧：

在中國民間故事里，說愚駭的，便是「呆仔」「呆女婿」，這一種人做代表。（見民俗五十期拙著讀民間故事研究；及趙景深先生民間故事研究頁三五）說伶俐的，便是徐文長這一種人做代表。可是這都是男性的，卻沒有說女性，女性中也有愚駭，和伶俐的，我們從未提及，以至於作詳盡的探討：啊！不忙了，婁先生這集子有

了兩個給我們研究的材料：

一，金絲貓（本集頁一），她會猜名字：

「你聽着，我的名字叫一斗半，二斗半，三斗五升，四斗半！」

「呵！是石二店主！有什麼事？」

她會猜物的名兒：

「石二店主要難他的女兒，就對他說：『你給我籬個半夜桶，孩兒桶，有底無蓋桶，有蓋無底桶，直弄通，宕宕桶，有底無蓋加柄桶。』」

他聽得一概不懂，連忙回去問女兒，女兒說：「半夜桶就是馬桶？孩兒桶就是囫窠（小孩子冬天坐的，用木頭做的東西。）；有底無蓋桶，就是腳桶；有蓋無底桶，就是鏊蓋；直弄通，就是米抽；宕宕桶就是吊桶；有底無蓋加柄桶，就是挽斗。」

她會打官司，口頭上的打官司：

……小媳婦就到石三太娘那里去說：

「三叔婆，爲什麼動氣？」

「三大娘！你想想看，石三懶個媳婦，有介勿好，把我的金絲貓打打死，現在我要他們賠我，你知道我的那隻金絲貓多少好，真是一隻五更金絲貓，日裏拖金條，夜里拖銀條；我要肉吃拖肉來；前年回回人來收實，還過我銀子九千條，……現在我一定要他賠。」

「三叔婆，你有沒有東西向他們借過？」小媳婦問。

「另外是沒有，只有一個鏊鏊，向他們借來用破了，他們不要我賠。後來我把柄頭拿來燒火了，鏊鏊換得糖吃了！」

「呀啲！三叔婆不好了，我家婆婆常時說起——今天還在說哩！她說三叔婆借去的鏊鏊的柄頭是婆婆樹里的頭一條；鏊鏊鑿一鑿，無米好煮粥；鏊鏊一鏊，無米好煮飯。從前回回人來收實，還過銀子一萬四千條。」

「三大娘！真的嗎？」石三太娘心中很疑惑的問。

「自然真的，他們說要三叔婆賠哩。」小媳婦說。

「三大娘！你去打打圓場，（設法和平解決。）金絲貓也不要他們賠了；那個婆婆婆樹我也拿不出來了！」石三太娘說。

「三叔婆！有句話：有借有還，再借勿難！公公說三叔婆要找他五千條銀子！」小媳婦說。

「呀喲，可憐！石家那會有好人呀！石二的媳婦有介厲害呀！連我老太婆去賣了，都不值五千條，叫我怎樣好呢？」石三太娘就大哭起來，

後來石家的家長太公出來打圓場；大家不賠。

這個故事中的第一點和我編的廣州民間故事妻子的故事第二相似：

一天，他有一個朋友來探他，恰巧他不在家，由她出來招待，她問他的朋友的姓的時候，他的朋友答道：

『七月大南風！』

她很鎮定地說：

『梁先生請坐！』

（注）梁與涼同音，七月大南風，不是涼嗎？

最近白壽彝先生寄給我一本飛馨先生輯的太康民間文藝，有一則「聰明的婦人」的故事：一個愚笨的男子，有了一個聰明的妻子，男人有一天去賣驢子，買驢的人看他是愚笨的人，就向他說：

『我家住在蛤蟆坑，門口有棵木刀樹；木刀樹下放個吃穀蟲。』

三天後才到他家里去那錢，愚笨的他，真把驢子給他，一溜烟回家去。三天後，他的妻子對他說：

你到私學隔壁，門口有棵皂莢樹，樹底下放一個椿米白的那一家，要驢價去罷。

事 故 興 紹

他找到了，買驢的人在他臨走的時候，還叫他給他妻子捎了一個包。她接過來一看，原來是一張烙饅，裏面捲了一塊臭肉，和一棵葱。她明白買驢的是藉此譏刺他不配配他。後來她在河邊洗衣，那買驢的，騎一隻馬，背了兩個鞍子；在河邊來同的走，她又明白他是在引誘自己的，她便唱道：

「好馬不把雙鞍背，

好女不嫁二夫男。」

我們看看這一個故事，多麼有意味哩！這不是極端表達女性的聰明嗎？

二，孝媳婦：（本書五十六頁）她的阿公的名叫做阿「九」，她是十分孝道的，不敢叫「九」字的，連與九字同音的字都不着說。她的阿公的朋友要捉弄她，——考她的聰明，在「九月初九日，邀集九個老太公，各人手裡拿着一把韭菜，等阿九不在家的時候，去對她說，叫她等阿九回來的時候，對阿九說：今天是重九，有九個老太公，各人手裡都拿了一把韭菜，來請阿九去吃酒。」你估量她的答語是怎樣呢？

她對公公說：

「今天有四隻零一個老公公，手執一把扁扁葱，說是今日重陽節，請你公公喝一鍾！」

這種聰明，比金絲貓的固然進一步，就比之妻子的也更進步得多了。

這不過是我對於中國民間故事的意見，這樣的故事，要再多一點，我們才再有如研究呆女婿徐文長般的研究牠呢！

中國民間故事所表現的民衆德性問題，有一個「兩兄弟（或姊妹以至兩個相認的人。）一個是好的，一個是壞的（或直指定是貪的。）好的因為方便人家，便會窮，或者陷於絕境，後來他一定有了一個機會，給他得一筆橫財，或其他貴重的物質，以至於美人。那壞的或貪的，聽了，一定照樣去找尋，結果吃虧，利害的變為別的東西或喪性命：『這是把人類的不應欺人，不該貪婪，……的問題說出來，可惜我這時想不出名兒來！』（天鵝處女式 Swanmaiden type 的方法與目的，兩個人的結果，和

紹興與故事

這裡的不同，所以不能包在這兒。就是季女系或季子系 Youngest daughter (or son) type，也包不得這個在內。）在本集里的

老虎郎中（頁一五）：

（一）兩兄弟。

（二）弟因事求助於兄，兄不肯，反陷害他。

（三）機會來了：老虎在醫治村中富人的兒女的方法，給弟聽了去辦一辦，一時

金銀，和妻都有了。

（四）兄聽了想去找尋。

（五）老虎因初次給人聽了法子，這一次特別注意，發覺兄在竊聽，把他吃掉。

兩兄弟（頁二一）：

（一）兩兄弟。

（二）兄攬權。

(二)弟過不去，要享攬權里的益處。

(三)弟不但得不到益處，反吃物質和精神的虧。

廣州民間故事(頁二八)三小姐變猴子：

(一)兩主僕。

(二)女主人是刻薄而貪吝的。

(三)女僕是孝順。

(四)女僕人把主人家裡的東西自己應得的拿去做孝順的事。

(五)女主人發覺了，想破壞她，把別的東西夾在裡頭。

(六)女僕因此給人說不孝了。

(七)哭告，神仙知道她，幫助她，得了意外的橫財，女僕富有了。

(八)女主人羨僕人富有，問明她致富的原因，依樣地學她。

(九)給神仙責罰，變做猴子！

這樣故事多得很，我不再舉下去！在兄弟關係的例中，（本集里一〇頁的牛蝨子）往往牽涉到叔侄，叔嫂，……這是因為拆產的關係，中國遺產制的盛行，自然誰都知道，她沒有近代西洋的習慣，在有產者未死以前，立了一個遺囑，附着遺產分配，以及承繼者的資格問題。她總在有產者死後才依習慣，或者家族里說得話的人出來做公正，然而此地又複雜得很，嫡庶妻室的兒子問題，寡嫂，寡孀……的地位，那所謂說得話的人，或者又受了賄，……所以弄出許多事實，民間故事便有了這樣的一個形式產生了。

臨了，本集里的老虎精，蛇郎，扑扑扑倏娘田螺壳，噏噏噏倏娘田螺精，田鷄串珠轎，老虎外婆，……都是很通行的故事，趙景深先生在序我的廣州民間故事和序清水先生的海龍王的女兒里，有了很詳細的研究，恕我偷懶，此地不再說了！

故事

金絲貓

一個箍桶司務的女兒，很聰明；一天石二店王要她的爹去箍桶，一早就來敲門了，這天恰巧箍桶司務沒有回來睡，只有她一人在家裏；她聽見敲門，就問：

『是誰？』

『是我！』

『你是誰？』

『是我！』

『你叫啥名字？』

『你聽着，我的名字叫一斗半，二斗半，三斗五升，四斗半！』

『呵！是石二店王！有什麼事？』

『呼你的爹爹明天來箍桶！』

「曉得了，等他回來我對他說！」

石二店王便回去了，天將晚，箍桶司務回來，函同他說了。第二日一早就到石二店王家裏去箍桶了；石二店王笑着對他說：

「你的女兒真聰明，真是個女才子！」

「是的，她真是樣樣曉得的！」箍桶司務笑嘻嘻的說。

石二店王要難他的女兒，就對他說：「你給我箍個半夜桶，孩兒桶，有底無蓋桶，有蓋無底桶，直弄通，宕宕桶，有底無蓋加柄桶。」

他聽得一概都不懂，連忙回去問女兒；女兒說：「半夜桶，就是馬桶，孩兒桶，就是圓窠（註一），有底無蓋桶，就是腳桶，有蓋無底桶，就是鑊蓋，直弄通，就是米桶，宕宕桶，就是吊桶，有底無蓋加柄桶，就是挽斗。」

他問明之後，急急忙忙的跑到石二店王家裏，石二店王問他到那裡去來？他說：「是到家裏去拿斧頭的；石二店王曉得他是去問因的，就說：『你的斧頭明明在這裏

，怎麼說是去拿斧頭的？」

「實在是我不懂店王說的東西，所以我回去問我囡的！」他就把女兒的話對石二店王說了。石二店王一聽，心裏歡喜極了，要她做小媳婦了，對籬桶司務說：

「你的女兒真聰明極了，我一定要她給我做小媳婦！」

「店王！真笑話了，你們是大戶人家，我們是同「小討飯」一樣的，怎麼好結親呢！」他說。

石二店王一定要他答應，他沒有法子，而且他心裡也想他的女兒得在大戶人家做媳婦也是難得的。所以他就應承了。石家擇了一個黃道吉日娶了；她的阿婆因為她沒有嫁資，所以不喜歡她，連兩個妯娌也都瞧她不起。

六月十六，兩個妯娌都曬衣服了；大的曬在東明堂，第二個曬在西明堂，只有她小媳婦沒有東西好曬，只得把許多書本，拿去曬在後明堂；兩個妯娌看見，就去告訴阿婆了，阿婆聽見兩個媳婦的話，就到後明堂來看了一看，去告訴石二店王了。

，阿婆譏笑着說：『你的小媳婦嫁資真好，許多錢糧粟在哩哩！』

石二店王以爲是真的，立刻到後明堂去看了，他把書一本一本的看過去；阿婆問他是什麼書？他說是相罵本，阿婆聽了立刻發怒說：

『石家不好了！要拆家了！』

阿婆一定要石二店王把小媳婦離出（註二），石二店王也沒有法子，只好把小媳婦趕出；小媳婦回到娘家，箍桶司務也沒有什麼話；同他的女兒仍舊一塊兒過活。

一天，石二店王的大媳婦在灶頭燒魚，間壁的石三太娘的一隻貓走來把魚拖去了；大媳婦正在發怒，恰巧二媳婦來了，二媳婦說：

『前天我燒得一盤肉，也被這隻畜生貓拖去了！這隻殺頭貓真可惡！我們來想法捉住牠！』

『我們索性打牠死！』大媳婦憤恨的說。

後來她們在斬魚的時候，這隻貓又來拖了，她們就一刀把牠殺死了。石三太娘

不見貓回來，就大罵道：

『有人還我金絲貓，撥（註三）伊做官做府做勿了；有人打死金絲貓，撥伊坐監坐牢坐到老！』

一個小孩子看見石二店王的糞池裏有一隻死貓，就來告訴石三太娘了，她見自己的貓死在石二店王的糞池裏，就斷定是石二店王他們打死的；拿了砧板菜刀，走到石二店王的門口坐着，一隻手拿着砧板，一隻手拿着菜刀；把刀空斬着砧板，一面哭罵（註四）：

『石二老懶個（註五）人家有介（註六）凶呀！謀吞我家私猶且可，還要謀死我個金絲貓！可憐呀！我的一隻金絲貓，日裏拖金條，夜裏拖銀條呀！我要魚吃拖魚來，我要肉吃拖肉來！可憐呀！呆蟲（註七）懶個兒子及弗來我一隻金絲貓呀！前年回回人來收寶，還過我銀子九千條。若還勿賠我金絲貓，撥伊坐監坐牢坐勿了，頭頂心裏（註八）出青草，屁股眼裏生毛毛……縣裏府裏都是我的老相好！若還賠我金絲

貓，一哭就哭了；勿賠我的金絲貓，十日八夜哭勿了罵勿了！」

她這樣的哭罵了三日三夜，還不肯歇，石二店王他們倒被她罵得煩煞了；大媳婦就同阿公商量：「公公！我們被她這樣咒詛，也是不好的，我看還是去請得三媳婦來，她既然有「相罵本」，當然學會了的，來同她——石三太娘——對罵對罵也好，或者還可以贏得來！」

石二店王也以爲不錯，就差人去接小媳婦，小媳婦不肯回來，他們去請得石家的家長太公（註九）去接，她總算來了！到得石家，公婆妯娌都講好話給她聽，大媳婦說：

「三嬌嬌！我們有件事情要請你想法子！就是間壁三叔婆同我們鬧相罵，她的一隻金絲貓——實在是一隻偷食貓，來拖我們的魚，被我們打死了，她訴前年回人來收買，還過價，值九千條銀子，她還不肯賣。她要我們賠她，如果不賠，她要將我們的屋封釘了；你是很聰明的，總有法子的！」

小媳婦問他們，從前三叔婆有沒有東西借去？他們說只有一個鑊鏟，她借去用破了，還沒來還。小媳婦就到石三太娘那裏去說：

『三叔婆，爲什麼動氣？』

『三大娘！你想想看，石二懶個媳婦有介勿好，把我的金絲貓打打死，現在我要他們賠我，你道我的隻金絲貓多少好，真是一隻五更金絲貓，日裏拖金條，夜裏拖銀條，我要魚吃拖魚來，我要肉吃拖肉來；前年回回人來收買，還過我銀子九千條……現在我一定要他們賠』

『三叔婆！你有沒有東西向他們借過？』小媳婦問。

『另外是沒有，只有一個鑊鏟，向他們借來用破了，他們不要我賠，後來我把柄頭拿來燒火了，鑊鏟換得糖吃了！』

『呀啲！三叔婆不好了，我家婆婆常時說起——今天還在說哩！她說三叔婆借去的鑊鏟的柄頭是婆婆樹裏的頭一條，鑊鏟鑿一鑿，無米好煮粥，鑊鏟剷一剷，無』

米好煮飯，從前回回人來收買，還過銀子一萬四千條！」

「三大娘！真的嗎？」石三太娘心中很疑惑的問。

「自然真的！他們說要三叔婆賠呢！」小媳婦說。

「三大娘！你去打打圓場（註十）！金絲貓也不要他們賠了，那個婆婆樹我也拿不出了！」石三太娘說。

「三叔婆！有句話：有借有還，再借勿難！公公說三叔婆要找他五千條銀子！」

小媳婦說。

「呀啲！可憐呀！石家那會有好人呀！石二的媳婦有介厲害呀！連我老太婆去賣了都不值五千條呀！叫我怎樣好呀！」石三太娘就大哭起來。

後來石家的家長太公出來打圓場，大家不賠。

註釋：一，圓窠——就是小孩子冬天坐的用木頭做的東西。

二，離出——就是「離婚」。

三，撥——作「給」字講「撥伊」就是「給他」。

四，把刀空斬着砧板，一面哭罵——這是一種最凶毒的謾罵，是表示斷命的謾罵；被罵的人認為是奇恥大辱。

五，懶，個，——「懶」作「他們的」講，「個」作「的」講；「石二老懶個人家」就是說「石二老他們的人家」。

六，介——作「這樣」講，讀「鴿矮」切。

七，呆蟲——就是「獸子」，「呆蟲懶個兒子」，就是「獸子底兒子」。

八，頭頂心裏——就是「頭頂中央」。

九，家長太公——就是族長。

十，打圓場——就是「設法和平解決」。

牛 蝨 子

兩兄弟分家，只有一頭牛，阿哥想了一個法子，對阿弟說：

『我拖牛頭，你拖尾巴，誰拖得牢就給誰！』

阿弟就拔住牛尾，阿哥就拔住牛頭；這頭牛就被阿哥牽過去，阿弟的手拔不住尾巴就滑出了，只捋得一個牛蝨子，就把牠養起來。

一天，鄰舍家的一隻雞走來把牛蝨子啄去了，他就哭起來，鄰舍家就把這隻雞賠了他。

一天，這隻雞在吃「糠拌飯（註一）」的時候。鄰舍家的一隻狗走來把牠咬死了，他又哭起來，鄰舍家也把這隻狗賠了他。他就教這隻狗耕田：把「鏟焦糶（註二）」擲到那邊去，狗就跑過去吃「鏟焦糶」，他就把「鏟焦糶」拾起來鄭重這邊來，狗就跟得跑回來，這樣回來回去，就同牛一般的耕田了。

有一天，一隻米船泊在岸頭，他對船裏的人說：

『我底隻狗會耕田的！』

米船裏的人都不相信，他們的主人說了：

『如果你的狗會耕田，我的一船米都給你！』

他就把「鑊焦糴」拋過去拋過來，這隻狗就跑來跑去耕田了，這米船裏的主人

家就把一船米都給他了。

阿哥看得阿弟得了一船米，羨慕極了，也想得一船；等到一天有一隻米船泊攏來，他就向阿弟借狗，也去對這米船裏的人說：

『我底狗會耕田的！』

米船裏的人也都不相信，主人也說：

『如果你的狗會耕田，我的一船米就都給你！』

他——阿哥——就把「鑊焦糴」拋過去，這隻狗一動也不動，又把「鑊焦糴」拋回

來，仍舊不動；他氣殺了，就把這隻狗打死了。阿弟只得把這隻死狗葬在田裏，沒有話說。後來墾狗的地方生了一株韭菜出來，他——阿弟——吃了這韭菜，放來的屁都香了；於是他就去賣香屁了，口裏叫着：「香香屁，屁屁香！撻僚官官娘子做衣香，玫瑰花叉（註三）紅帶叉（註四）香！」

他在叫賣的時候，碰見了一個官，這個官就對他說：「我香屁倒沒有吃過，要管管啦！」就叫他到衙門裏，對他說：

「如果吃得好，則賞你；吃得不好，就要殺的？」

他答應了，這官就叫人把八仙桌雕一個洞，叫他坐在桌上，肛門對着洞放屁，官在桌子底下把嘴哺着洞吃屁，這官果然吃得很香，就賞了他許多錢；他就哼呵！哼呵！的拿回去了，老婆聽見他喊回來，就問了：

「爲什麼喊的？」

他說：

錢拿不動了！」

老婆就帮他抬進家裏。

阿哥見阿弟得了許多錢，羨慕極了，向阿弟討韭菜吃；吃了韭菜，也去賣香屁了；也碰見了這個官，向他買了，也對他說：

「如果吃得好，我就賞你，如果不好，就要殺的！」

他也答應了；就叫他也坐在八仙桌上，肚門對着洞放屁，老爺在桌子底下將嘴哺着洞等屁吃，不料他撒了許多「水瀉」（註五）出來，把官澆了一嘴一臉，這官大怒，本來要將他殺頭，姑且饒他性命，削了一個樹橈（註六），把他的肚門橈住，他又痛又難過，就啊唷唷！啊唷唷！的喊回去了；他的老婆聽見他啊唷唷的喊回去，就問他：

「是不是錢拿不動了？」

牛驢子

「屁股眼裏槓了一個橈啦！」他說。

剛剛一個過路郎中走來，就叫過路郎中拔；過路郎中把櫟拔出，肛門裏就射出許多「水瀉」來，把過路郎中澆了一臉，過路郎中連忙把樹櫟仍舊櫟住肛門。

註釋：一，「糠拌飯」——就是米糠與飯和攪來餵雞的食料。

二，「鑊焦糧」——就是鑊底裏結住的焦飯，剷起來捏成一糰。

三，四，「又讀「已」，「又紅帶又香」義同「又紅而又香」。

五，水瀉——就是消化不良時，肚中排出的同水一樣的糞。

六，樹櫟——就是小木椿，「櫟」讀作「貞」。

老虎郎中

從前有兩兄弟，一天傍晚的時候，阿弟在糞缸裏「解溲」，忘記了草紙，正在無法，他的阿哥走來了，他就央求阿哥拿草紙，阿哥不肯，反將他拉到河裏，不肯讓他爬上岸來，他沒法，只得泅到對岸，這時天已夜了，他曉得這裏有老虎的，如果被老虎看見，性命就保不住了，想了法子：爬上樹去躲着，等到天亮再回去罷。於是他就爬上一株楊柳樹，坐在樹枝上面。

息了一息，老虎「鐸則，鐸則（註一）」的來了，一隻老虎說：

「有生人氣呢？」

一隻說：

「沒有！沒有！」

又一隻說：

「說話講講！白話講講！」

「某處地方，某老爺家裏的小姐有毛病，各處各處的郎中都看過了，都醫不好，現在出了賞格：如有人醫得好小姐，賞他一桶盤金，一桶盤銀，外加碎銀子，還要小姐給他做老婆。我倒有個法子，明天要去給她醫了；他們有個園，園裏有個池，池裏有根烏鱗魚，烏鱗魚的頭裏有七個星，用七部「水車」把池裏的水車乾，把這根烏鱗魚捉來，把牠的頭敲開，取出那七顆星，用夏布袋盛着；還有小姐頭上有一根三尺三寸長的紅頭髮，把牠拔下來，紮住袋口，用清水煎湯，吃下去，立發立應，小姐的毛病就會好的。」

牠們講了許多話，天將亮了，才「鐸則，鐸則」的去了。他在樹上聽德明明白白，等到天一亮，他就爬下樹來，向大路走去，到了那個村裏一問，果然有這家人家，他走到這家門口一問，果然有個小姐生病，沒有人醫得好，如果有人醫好了小姐，就將小姐給他做老婆，並且賞他一桶盤金，一桶盤銀，外加碎銀子。他們聽他說

是會醫小姐的病，就請他進去，他說：

『你們屋後有個園呀？』

『是的！是的！』

『園裏有個池呀？』

『是的！是的！』

『你們去叫七個人，用七部車，把池裏的水車乾，把池裏的水車乾，池中有一根烏鱗魚，把牠捉來，牠的頭裏有七顆星，把牠的頭敲開？取出那七顆星，盛在夏布袋裏，還有小姐頭上有一根三尺三寸長的紅頭髮，拔來紮住袋口，用清水煎湯，吃下去，立發立應會好的。』

他們把水車乾，果然有一根烏鱗魚，就把牠捉來，將頭敲開，果然有七顆星，就把這七顆星取出，做起一隻夏布袋來，將這七顆星盛在夏布袋裏，又到小姐頭上去尋紅頭髮，果然有一根三尺三寸長的紅頭髮，就把這根紅頭髮拔下來紮住袋口，

用清水煎起湯來，給小姐吃下去，她的毛病就好了，就給他一桶盤金，一桶盤銀，外加碎銀子，並將小姐許給他做老婆，他拿了一桶盤金，一桶盤銀，及許多碎銀子回去了；他的阿哥看見阿弟回來，並且有許多金銀，心中就想得奇怪極了，連忙問阿弟：

『你昨夜那裏過夜的？這個金銀那裏來的？』

阿弟把夜裡的情形告訴了他，他聽阿弟得了小姐做老婆，心中越加羨慕了，等到天將晚的時候，故意不帶草紙到糞缸裏去撒污（註二），等阿弟走來，叫阿弟給他拿草紙，阿弟就給他拿了來；他要阿弟推他到河裏去，阿弟不肯推，他就自己跳下河去，也泅到對岸，爬上那株楊柳樹，等老虎來；到了二更時分，老虎果然「鐸則鐸則」的走來了，老虎說：

『有生人氣？』

『沒有！』

『沒有！』

『白話講講！說話講講！』

『今天不要講了！昨天講了一講，被人家聽去了。小姐被他們醫好了！』

停了一刻，許多老虎「鐸則，鐸則」的去了；他在樹上着急起來，就大聲的喊起來：

『白話講講去！』

『有生人氣！』老虎聽見他的叫喊就說。

一隻老虎瞧見了他在樹上，就叫了：

『在這株樹上！』牠一面叫着，一面就爬上樹去，他嚇得尿糞都撒出來了，老虎爬到半樹被尿糞夾頭夾腦一淋，就天翻地覆的跌下來，樹一搖，他也就跟着老虎跌落來，真像老虎舐蝴蝶，就把他乾完了。

第二天，他的老婆不見他回來，就問小叔了：

「你的哥哥到那裏去的？怎麼還不回來？」阿弟說：

「昨天夜快，他在糞缸裏『解洩』，要我給他拿草紙，我就給他拿了一張，他要我推他到河裏去，我不肯推，後來他自己跳下去的；不知他到那裏去了！」

阿嫂心裏疑惑，要小叔到對岸去尋；阿弟就走到那裏，見楊柳樹旁邊青草堆裏有一堆血跡，他曉得阿哥被老虎吃去了，在草中仔細一看，有幾顆銅扣在血跡中，他認得是阿哥的，就拿了回去，給阿嫂看了；阿嫂一見丈夫的扣子就哭得不肯停止。

註釋：一，鐸則鐸則——就是老虎走路的聲音。

二，汚——就是糞。

兩兄弟

有兩兄弟，阿哥理債家務事體，時常到城裏去有事；阿弟做田務事體，天天種田刈麥很忙。兩兄弟很和睦。

一天，阿弟的老婆對他——阿弟——說：

『你這呆虫！你天天同牛的做，你的阿哥天天做大少爺，城裏嬉嬉；你不好同他掉掉的嗎？』

他聽了老婆的話，就去對阿哥說：

『阿哥，我同你事體掉兩天做做，田裏的稻已經熟的了，你去割割！』

阿哥也答應了，並且對他說：

『明天你到城裏去完錢糧來，拿十千錢去！』

他很高興的去對老婆說了，晚上很早就睡了，心裏只管記得到城裏去，再也睡

紹興故事

不着，月亮還燦燦亮就起身來，叫老婆煮起飯來，吃了飯，就跑到城裏去；走到城門口，城門還關着，他敲城門，敲了許多工夫，沒有人給他來開，他就爬進城去；剛剛巡夜的來了，就把他捉住，他連忙討饒，罰了二千錢。他走到一升醬油店裏去敲門，因他的阿哥與他們認識的，就給他睡了；他睡了一息，要撒污了，摸來摸去，摸到醬油缸裏，他以爲是糞缸了，就撒了一堆污，又去睡了。

東方剛剛調白，一班醬作司務起來了，看見醬油缸裏撒了一堆污，問誰撒的，沒有人曉得，他們記得夜裏有個客來過夜，就去問他有沒有撒污，他說撒的。他們就要他賠，後來總算他阿哥的面子，只賠了二千錢。他一夜頭沒有好端端的睡，又跑了許多路，肚裏老早饑了，走起身來就到飯店裏去吃飯，他走到飯店裏，店門還沒有開，他就敲門，他們就給他開了，不料一隻小豬暈在門檻裏面，這時天還沒有大亮，他沒有看見小豬，一脚跨進去，就把這隻小豬踏死了，飯店裏的人與他鬧起來，要他賠，後來別人打圓場，總算賠了二千錢，吃飯吃得一千錢，十千錢只剩得

三千了，他想想完錢纔完不來了，還是到大街裏去嬉嬉罷，於是他就踱到大街裏，見一個捉牙齒的攤裏，寫着每顆二百文，也就說：

『都給我捉掉！』

捉牙齒的說：

『二百錢一顆呢！』

他說：

『自然二百錢一顆！』

捉牙齒的就給他都捉下了，他說：

『數來數來！有幾顆？』

數了一數，一共有三十顆，他就向捉牙齒的拿錢，捉牙齒的說：

『要你給我的！』

『你自己寫着二百錢一顆！』

算了一千錢。

於是大家鬧起來，旁邊看的人，都替捉牙齒証明，他一定不肯，旁邊人打圓場。

他瀉興與（註一）的回去了；到得家裏，老婆問他：

『錢糧完了？』

他氣惱轟轟的說：

『完什麼糧！私爬城牆，二千，值不值？！醬油缸裏撒污，二千錢，還是阿哥的臉孔！踏死小豬，二千，還是便宜的！吃飯吃得一千，總也要吃！……』

他還沒有說完，老婆就罵了：

『那末你也不用吃飯的了！』

『你且看看！那裏我還好吃飯呢？！』他張大了嘴給老婆看。

註釋：一，瀉興與——不高興貌。

老虎精

一個老太婆掃地，拾得三個銅錢，去買了三個羅藤，被一隻老虎精看見了，老虎精就向老太婆討羅藤吃：

『羅藤給我個吃吃！』

老太婆給了牠一個，牠吃完了還不够，又向她討了，她不肯了，老虎精就對她說：

『如果你羅藤不給我吃，我夜裏要來拖得你去。』

老太婆聽見老虎精要來拖了，愁煞了，回到家裏就哭了；她在哭的時候，一個賣西瓜的走來，看見老太婆在哭，就問她道：

『老太太！你為什麼哭？』

『今天我掃掃地下，拾了三個銅錢，去買得三個羅藤，被老虎精看見了，向我

紹興故事

討羅服吃，我就給了牠一箇，牠吃完了，還要吃，我不肯了，牠就說夜裏要來拖得我去！」她說。

『那末，我的一擔西瓜給你好了！』賣西瓜的說着，就把一擔西瓜給了她。

老太太依舊哭，一個賣蒲瓜的人來了，看見老太太在哭，就問她了：

『老太太！你爲什麼哭？』

『今天我掃掃地下，拾了三個銅錢，去買得三個羅服，被老虎精看見了，向我討羅服吃；我就給了牠一個，牠吃完了，還要吃，我不肯了，牠就說夜裏要來拖得我去！』她說。

『那末，我的一担蒲瓜給你好了！』賣蒲瓜的說着，就把一担蒲瓜給了她。

老太太仍舊哭，一個賣南瓜的人來了，看見老太太在哭，就問她了：

『老太太！你爲什麼哭？』

『今天我掃掃地下，拾了三個銅錢，去買得三個羅服，被老虎精看見了，向我

討羅服吃；我就給了牠一個，牠吃完了，還要吃，我不肯了，牠就說夜裏要來拖得我去了！」她說。

『那末，我的一担南瓜給得你好了！』賣南瓜說着，就把一担南瓜給了她。

老太婆還是哭；一個賣藕的人來了，看見老太婆在哭，就問她道：

『老太太！你爲什麼哭？』

『今天我掃掃地下，拾了三個銅錢，去買得三個羅服，被老虎精看見了，向我討羅服吃，我就給了牠一個，牠吃完了，還要吃，……』她說。

『那末，我的一担藕給你好！』賣藕的說着，就把一担藕給了她。

老太婆還是哭；一個賣掃帚的人來了，看見老太婆在哭，就問她了：

『老太太！你爲什麼哭？』

『今天我掃掃地下，拾了三個銅錢，去買得三個羅服，被老虎精看見了，向我討羅服吃，我就給了牠一個，……』她說。

『那末，我的掃帚給你好了！』賣掃帚的說着，就把掃帚給了她。

老太婆還在哭，一個賣鴨蛋的人來了，看見老太婆在哭，就問她了：

『老太太！你爲什麼哭？』

『今天我掃掃地下，拾了三個銅錢，去買得三個蘿菔，被老虎看見了。……』
她說。

『那末，我的一担鴨蛋給你好了！』賣鴨蛋的說着，就把一担鴨蛋給了她。

老太婆仍舊哭，一個賣引線（註一）的來了，看見老太婆在哭，就問她道：

『老太太！你爲什麼哭？』

『今天我掃掃地下，拾了三個銅錢，去買得三個蘿菔。……』她說。

『那末，我的引線給你好了！』賣引線的說着，就把引線給了她。

老太婆仍舊哭，一個賣蓆的來了，看見老太婆在哭，就問她了：

『老太太！你爲什麼哭？』

『今天我掃掃地下，拾了三個銅錢，去買得三個蘿服。……………』她說

『那末，我的蓆給得你好了！』賣蓆的說着，就把蓆給了她。

老太婆仍舊哭！一個賣夜糖（註二）的來了，看見老太婆在哭，就問她了：

『老太太！你為什麼哭？』

『今天我掃掃地下，拾了三個銅錢，……………』她說。

『那末，我的夜糖給你好了！』賣夜糖的說着，就把夜糖給了她。

天夜了，老太婆就用西瓜當頭，夜糖當眼睛，蒲瓜當身子，南瓜當屁股，藕當手膀，掃帚當腳膀裝了一個人，將鴨子煨在灶下灰倉裏，引線撒了一地，步梯裏鋪滿了蓆，自己躲在樓上；半夜裏老虎來了，老虎步梯裏去走走，因為鋪了蓆，走上去，就滑下來，所以走不上樓去；牠看見裝出的人，就去吃了，吃完之後，肚子漲了，就要吃烟，到灶頭灰倉裏去點點火，碰着了鴨蛋，就乒乒乓乓的爆起來，把老虎的眼睛爆瞎而死了。

註釋：一，引線——讀「議線」，就是縫衣用的針。

二，夜糖——球形的糖，又俗名圓眼糖。

這個故事是很像民俗第十五十六期合刊中清水君的很流行於翁源的獾瓜麻的故事；不過這是很流行於紹興的，却把獾瓜麻換做老虎精了，內容是大致相似，這可見民間文學的因地域不同傳誦而蛻變的一個例証。

熬氣三年

一個女兒要出嫁了，她底娘對她說：「

『阿囡喂！你出去啦，頭一（註一）要撥我熬氣三年！』

因錯聽了「熬屁三年」，就牢牢的記在心裏。她嫁了過去，真的熬着屁；要放屁的時候，她總熬住而不敢放出來；後來她的臉孔都熬得焦黃了；阿婆見她臉孔焦黃了，就問她，她說：

『我的姆媽叫我「熬屁三年」，所以我熬得臉孔都黃了！』

『你聽錯的，你們的姆媽不會叫你「熬屁三年」的，大概是叫你「熬氣三年」罷！以後你要放屁儘管放了！』阿婆說。

一天，阿婆在灶上炒豆，她在灶下燒火；她要放屁了，便對阿婆說：

『娘娘（註二）我要放屁了？』

「你儘管放！」阿婆說。

她就「蓬」的放了一個屁，不料把一乘大灶轟倒了，阿婆就被大灶倒來壓死。她就被捉到縣官那裡去審問，縣官問她：

「你爲什麼要謀死阿婆？」

她就說：

「不是謀死的！我出嫁時姆媽叫我『熬氣三年』，我聽得是『熬屁三年』，到了娘娘家裏，就不敢放屁了，因爲屁不放，臉孔就一天天的黃起來，娘娘看我臉孔黃了，就問我是啥（註三）緣故，我說是我姆媽叫我『熬屁三年』，所以臉孔黃了；娘娘說我聽錯的，不是『熬屁三年』，是『熬氣三年』；叫我以後要放屁儘管放。今天娘娘在灶上炒豆，我在灶下燒火，要放屁了，我便問娘娘，娘娘叫我儘管放，我就放了，不料把大灶轟倒，把娘娘壓死了！」

縣官聽了她的話不信，叫她再放個看，她就叫縣官坐牢，「蓬」的放了一個屁，

把那縣官一直尋到後堂；她就走出大堂來了，走到衙門外面，碰見了一個挑銅匠擔的銅匠司務，問她吃什麼官司，她就告訴了他，他也不相信，也叫她再放一個試試看；她就叫銅匠司務立牢，「蓬」的放了一個，就把銅匠司務連銅匠擔藏上天去了；銅匠司務飄到一處地方，剛剛有許多老太婆在廟裡念佛，聽見半天裡「叮噹叮噹」的聲音，以為是菩薩到了，大家便都跪下去朝天拜着，忽然跌下一個銅匠司務來，大家嚇了一驚，連忙立起來問他，原來是這麼一回事！

註釋：一，頭——就是「第一」。

二，娘娘——紹興女子對丈夫的母親喊做「娘娘」，就是「婆婆」。

三，噲——就是「什麼」。

蛇郎

從前有一個農夫，他有三個女兒，他的妻子早已去世，堂上還有一個老母。

一天，他對三個女兒說：

『明天走得早些！頭梳得光些！腳纏得小些！』

三個女兒一齊問了：

『爹爹明朝做什麼事去？』

『上山斫柴，下山挑水。』他說。

『爹爹！我們金花銀花不想戴，鮮花摘朵因（註一）戴戴！』三個女兒又一齊說。

次日一早，他就上山去了；到回來的時候，就想給女兒去摘花，他東眼眼（註

二），沒有花，西眼眼，沒有花，走到蛇郎的洞口有三朵花，他就摘了，恰巧被蛇

郎看見就問他：

『你摘去給誰戴的？』

『給我娘戴的！』

『你的娘老了，不要戴花的！』

『給我老婆戴的！』

『你的老婆早已死了！』

『給我囡戴的！』

『你有幾個囡？』

『我只有一個囡！』

『一根頭繩一朵花，兩根頭繩兩朵花，三根頭繩三朵花，你有三個囡，一定要給一個我做老婆，若話不肯，白簍（註三）介個嘴，車籬（註四）介個肚，一口把你吞下去！』

他拿了花，垂頭喪氣的回到家裡，三個女兒看見爹爹這般神氣，就問：

『爹爹，平常回來笑嘻嘻，今天爲何哭啼啼？』

『阿囡！勸話起（註五）！』

『給你們摘摘花，東賬賬沒有花，西賬賬沒有花，走到蛇郎的家裡有三朵花；它問我摘去給誰戴的，我說給我娘戴的，它說我娘老了不要戴花的；我說給我老婆戴的，它說我老婆早已死了的；我說給我囡戴的，它問我有幾個囡，我說只有一個囡，它說一根頭繩一朵花，兩根頭繩兩朵花，三根頭繩三朵花，一定有三個囡，要給它一個做老婆，若話不肯，白監介個嘴，車羅介個肚，一口把我吞下去！』

他還沒有講完，大囡及二囡連忙說：

『寧可吞爹吃，不可嫁蛇郎！』

小囡說：

『寧可嫁蛇郎，不可吞爹吃！』

第二天，農夫就把小兒送到蛇郎的家裡，只見蛇郎的屋很大很大，都是金銀的器具。

他回到家裡，對大因二因說，蛇郎的家裡都是金銀做的東西，房子也很大，蛇郎對她很好，大因聽說這樣好，心裡就羨慕了。

大因是一個麻面大腳長大的女子，這日聽見她爹爹說蛇郎有這樣好，就想去謀死阿妹；過了好多天她對她的爹說：

『我要去望望妹妹！』

『好的，你去看她看！』她的爹說。

她去了，走到蛇郎的家裡；剛剛蛇郎不在家裡，她的小妹一見阿姊，親熱煞了，請阿姊吃點心，阿姊聽見叮嚀的聲音，就問阿妹了：

『房裡哈西（註六）叮嚀響？』

『金帳鈎銀帳鈎，碰攏叮嚀響！金火熄銀火熄，碰攏叮嚀響。金沙鑼銀（註七）

紹興故事

沙鑼，碰攏叮噹響。」

『灶頭啥西叮噹響？』

『金銅杓銀銅杓，碰攏叮噹響。金火釵銀火釵，碰攏叮噹響！金火鉗銀火鉗，

碰攏叮噹響。』

阿姊聽得越加羨慕了：對阿妹說：

『妹妹，衣裳借我件穿穿！』

『姊姊要穿儘管穿！』

『妹妹，褲借我條繫繫（註八）！』

『姊姊要繫儘管繫。』

『妹妹，襪借我雙穿穿！』

『姊姊要穿儘管穿。』

『妹妹，鞋借我雙穿穿！』

「姊姊要穿儘管穿。」

「妹妹，裙借我條繫繫！」

「姊姊要繫儘管繫。」

「妹妹，包帽（註九）借我頂戴戴！」

「姊姊要戴儘管戴。」

「妹妹，珠花借我朵戴戴！」

「姊姊要戴儘管戴。」

「妹妹，耳環借我副戴戴！」

「姊姊要戴儘管戴。」

「妹妹，戒指借我個戴戴！」

「姊姊要戴儘管戴。」

「妹妹，手鐲借我副戴戴！」

『姊姊要戴儘管戴。』

她就穿戴起來，笑嘻嘻的對阿妹說：

『妹妹！我同你到你們的花園裏去嬉嬉！』

一個說『妹妹先頭！』一個說『姊姊先頭！』於是阿姊與阿妹手牽着手的走到花園裏去了。

兩姊妹在花園裏嬉來嬉去，嬉了許多時候，阿姊看見那邊有一口井，就對阿妹說：

『我們到那個井邊去嬉嬉來！』

二人就到那個井邊去了；到得井邊，阿姊向井底望下去，看見自己的人影，就拉着附妹說：

『妹妹齊整！（註十）』

『姊姊齊整！』阿妹說着向井底望去。

『妹妹齊整！』阿姊一面說，一面就把阿妹向井裡用力一推，阿妹就跌下井中去了。阿姊就回進房去。

阿妹跌入井中，就變了一隻小鳥，飛出井來，飛到自己的房的屋簷上停着。一會兒，蛇郎回來了，阿姊就走出房來，蛇郎一見，就問她：

『你是誰？？』

『我就是你的老婆！』

『爲啥（註十一）介（註十二）長了？』

『樹裡攀長的。』

『爲啥臉孔麻了？』

『發被（註十三）裡睏了一覺。』

『爲啥脚介大了？』

『門檻裡踏大的。』

當他們在說話的時候，那隻小鳥——就是阿妹——在屋簷上這樣叫着：

『……………姊姊羞！穿我衣裳爛身子。姊姊羞！繫我褲，爛屁股。姊姊羞！戴我帽要爛頭。姊姊羞！穿我鞋要爛腳。姊姊羞！穿我襖爛肩膀（註十四）。姊姊羞！戴我耳環爛耳朵（註十五）。姊姊羞！戴我手鐲爛手膀。姊姊羞！繫我裙爛肚皮（註十六）。姊姊羞！戴我戒指爛手指。姊姊羞！戴我花爛頭皮（註十七）。……………』

蛇郎聽得奇怪，就對着小鳥說：——

『你莫非是我個老婆？如果是我個老婆，當即飛到我手裏來！』它一面說。一面就伸着手。

小鳥聽見它的話，就立刻飛到它的手裡；它就將這隻小鳥養在籠籠裡，把阿姊當了老婆。

這隻小鳥——阿妹，——整日的叫着姊姊羞！穿我衣裳爛身子。姊姊羞！穿我褲爛屁股。……………阿姊聽得氣煞了，然而蛇郎天天在家裡，沒有機會可把牠——小鳥

弄死。

一天，蛇郎到外面去了；阿姊就把這隻小鳥在水缸裡溺死了，並且把牠煮起來；正在煮的時候，蛇郎回來了；看見一隻小鳥沒有了，就問她，她說：『被一隻貓嚇死了！我看得牠胖，就把牠煮起來，好下酒的！』

她就這隻小鳥拿來同蛇郎吃；蛇郎吃吃都是肉，她吃吃都是骨頭，她氣煞了，就把吃剩的骨頭都倒在園裡；後來變了一株棗樹，蛇郎去摘摘都是很大的棗子，她去摘摘都是很小的，蛇郎吃吃很好，她吃吃都是有蛀蟲的；她又氣煞了，就把這株棗樹活活的斫掉，做了門檻；蛇郎跨跨很方便，她去跨跨就要跌一交；她又氣煞了，就把這門檻鋸斷當柴燒；蛇郎燒燒火很容易，她去燒燒，就爆出許多火星，把她的眼睛爆瞎了！

註釋：一，因——即女兒，讀若「因」。「摘采因」，就是「摘一朵給女兒」。

二，張眼——讀「張張」，就是「瞧瞧」。

三，白簍——是盛米的竹器。「白簍介個嘴」，就是白簍這樣大的嘴。

四，車籬——就是竹製的貯穀的器具，成圓形，高而且大，一具有四節，約可盛穀幾十石。

五，勦——讀「勾要」切，作「不要」講，「勦話起」就是不要說起。

六，噲西——就是「什麼東西」。

七，沙鑼——以銅爲之，置洗面架中以盛面盆者。按（雲麓漫鈔）「今人呼洗爲沙鑼，究其說，軍行不暇持洗，以鑼代之」故名之。

八，繫——讀作寄。

九，包帽——女子所戴之帽，鄉間婦女尙沿用之。

十，齊整——就是美麗的意思。

十一，爲啥——就是「爲什麼」。

十二，介——讀「街」，就是「這樣」。

十三，袋破——盛米穀等的袋。

十四，膀——讀作「胖」。

十五，耳——讀作「議」。

十六，肚皮——就是「肚子」。

十七，頭皮——就是「頭顱」。

海龍大王

一個年輕的漁夫，到江底裡去捕魚，來到一個洞口，原來是海龍大王的門口，剛剛兩個公主變了兩尾大魚在洞口遊戲，這個漁夫就把這兩尾大魚捉來了，拿到街裡去賣，沒有人要這樣大的大魚。

海龍大王得知了，就派巡海夜叉把漁夫捉到海龍大王那裡，要將他殺頭了，不料一個公主歡喜了漁夫，就要求海龍大王將漁夫給她做丈夫，海龍大王就放了他，給公主做了丈夫。

一天，海龍大王要他捕三脚桶的一斤四兩重的鰐鰕魚，限他一天內拿來，漁夫沒有法子，回去哭了，公主就問他：

『爲什麼哭的？』

他說：

『海龍大王要我捉三脚桶的一斤四兩重的魴鰱，限我一天內拿去。那裏有許多這樣大的魴鰱呢！』

公主就變出三脚桶的一斤四兩重的魴鰱來，他拿去給海龍大王。海龍大王又要他捉三脚桶的一斤四兩重的烏龜，他又沒有法子了，回家去又哭，公主又問他：

『爲什麼哭的？』

他說：

『海龍大王又要我捉三脚桶的一斤四兩重的烏龜，那裡有許多大的烏龜呢！』

公主又變出三脚桶的一斤四兩重的烏龜，他拿去給海龍大王。海龍大王又要他捉三脚桶的一斤四兩重的魴鰱，他又爲難了。回去又哭，公主又問他：

『爲什麼哭的？』

他說：

『海龍大王又要我捉三脚桶的一斤四兩重的魴鰱。那裡有這許多大的魴鰱呢！』

公主又變出三脚桶的一斤四兩重的鱖魚，他拿去給海龍大王。

海龍大王想他都拿得到，難他不來，就派一個怪獸將門守住，不讓他出去；他着急了，就跪下去磕頭，求怪獸放他出去，怪獸不去理他。公主在家裡等了許久，不見他回去，就來尋了，她到了海龍大王的門口，看見一個怪獸攔在門口，他跪在地下磕頭，她就將怪獸收服了，他就跟了公主回家。他們就把怪獸養起來，每天給他吃燒的血血紅的火炭。

後來海龍大王被怪獸吃掉了。

十八隻飄颻船

從前有個富翁，一天，他家上坟去了，家裡只剩了一個小姐和燒飯的老虎。

第二天的早晨，老虎一早起來，把烹茶的風爐生着了火，就到街上買菜去了；小姐起身到樓下去打臉水，看見風爐裡的火快熄滅了，就用吹火的竹管把火吹猛；不料她臉上過夜的脂粉黏在吹火管的一端了；一會兒老虎買了菜回來，恰巧風爐又要熄滅了，他也用這個吹火管一吹，那吹火管上的脂粉，都染在他的嘴邊了。

老爺他們上坟回來了，看見老虎臉上的脂粉，就疑心老虎同小姐有曖昧的事情，竟想了神不知鬼不覺的方法，要把小姐與老虎無形的趕出。這天老爺就對全家的人說：

『明天要拜掃某處的坟了，把我們底十八隻飄颻船一齊開出去，家裡不必留人管了，飯食都在船裡煮得吃。』

到了第二天，開船以前，老爺故意叫老虎在小姐的那隻船上，並且將菜蔬柴米都搬在小姐的船裡，叫老虎理備飯食。又對小姐說：

『你可多帶幾件衣服去，有兩三天的功夫，恐怕天氣冷起來，並且可將要做的綉花綑（註一），多拿幾個去，在船裡可以作消遣，否則要坐得悶死的哩。』

小姐果聽了多拿了幾件衣服及要做的綉綑，帶到船裡去做。

開船後，行了好多的路，來到一個很大的江中，老爺叫大少爺把小姐的那隻船的索子解散，那隻船如飛一般的飄去了，小姐和老虎一看到嚇得魂不附體，連呼救命。直到牠們一隻船飄到一處荒涼的海邊，船就攔住在海灘上，老虎上去把船繫住，看見有個村落在那邊，心中放寬了一半，到艙中去對小姐說：

『這裡是個村莊，我們不會餓死的了，現在還有許多的柴米菜蔬，一時不必愁，你且把綉貨做起來，拿到村裡去賣，隨機設法好了。』

於是小姐把綉好的花枕等物，叫老虎拿到村中去賣，村裡的人從來不曾看見過

這樣的好東西，各人都要爭買；並且問老虎是那裡人？就攔在什麼地方？老虎告訴了他們；他們叫他到村中的一所空屋裡來住；老虎回到船裡對小姐說了，小姐也很贊成，就搬到那所空屋裡去住了；立刻有七八個不認識的婦女到他們——小姐與老虎——這裡來看她了，並且說得很投機，就結拜爲姊妹了。

晚上，小姐睡在房中，老虎睡在外間。他們二人都得了一個同樣夢：

「一個長白鬍鬚的老太公來對他們說：『這裏有許多財寶，我替你們管了多年，今天你們到了，我的責任滿了，你們拿去，自己去保藏。鑰匙在門背後，你們自己去拿……』」

他們醒來，心裏覺得很奇怪，再也睡不着，等到天將亮，他們就起身來；小姐走出來對老虎說得了這樣的一個夢，老虎也說得了這樣的一個夢；彼此都覺得奇怪，就到門背後去一看，只見有個船頭在那裏，他們二人也就會意了，曉得掘下去，大約有錢在地底下也說不定；就把泥土掘了一個洞，果然現出金銀來；他們就把牠

掘起來，得了金銀不計其數。

日間來過的幾個婦女，都穿得白色素服來望她了，她們見了佢們，出了一驚，佢們一見她們這般情景，也出了一驚；她們說：

『我們同你說了罷：這所空屋，是住不來人的，住在這裡，只要過一個夜，就死的了，所以給牠空着；有時來往的客商到這裡來住宿，只要過一夜，到天亮來看，就死在這裡，我們就可得些橫財。這個並非是我們有意設的，究竟是什麼緣故，連我們也莫明其妙。』佢們聽了，心裡明白，口裡不說，只裝不知；她們也就回去了，佢們就在這裡住着過活。

一天老虎到茶店裡去喝茶，有人講起本村某升當店虧了本，維持不下去，要尋個東家來繼續，只要幾千銀子，老虎就回去同小姐商量，小姐也很歡喜，於是佢們拿了幾千銀子，那當店就歸佢們了；佢們遷到那當裡去住了；這升當的生意很好，佢們賺了很多的錢，後來這村裡的兩升當都由佢們開了。

過了好幾年，有一天，一個白髮蒼蒼的叫化子，拿了一柄破碎的芭蕉扇到他們的當裡來當錢，朝奉先生不准他當，正在爭執的時候，恰巧老虎從裡面出來，聽見朝奉的嚷聲，及叫化子的哀求聲，就問他們是什麼事情？朝奉說是有個叫化子要硬當破芭蕉扇，老虎聽得叫化子的口音很相熟，就走到櫃頭一看，見那叫化子的面貌，正與他從前的老爺一般，而且口音也對，老虎就留他進去吃飯，一班朝奉都笑了。

老虎就請小姐親自調一盤羹（這盤羹是她的爹最喜歡吃的，而且一定要小姐親自做的）；這天老虎要她做這盤羹，她就想起她的爹來哭了。

老虎把這碗羹給叫化子吃，叫化子吃着這羹，也想起從前的女兒來，而且這羹的味道正與他的女兒調的一樣，不覺也吊下淚來，老虎見他哭了，就曉得他是老爺無疑了，故意問他為什麼給你吃了飯反而哭起來？他就把從前的疑心他的女兒及他的燒飯的老虎如何私通，而把他們如何趕出，後來兒子如何腐敗，家道如何不好，

紹興與故事

現在窮得一貧如洗，只得出來討飯的話，情一節的說了出來；老虎就告訴老爺說他就是老虎，小姐也在這裡。並且他立刻去請小姐，小姐知道爹到了，連忙跑出來，父女一見，就抱頭大哭。

老爺就問佢們，有沒有結爲夫婦？佢們說是從前並沒有這麼一回事，現在還是主僕相稱，並無結婚；他聽了才痛悔從前的疑心，立刻叫佢們結爲夫婦。

註釋：一，綉花綳——綳綳綳在方形的架上刺綉花紋，俗稱刺綉叫做綳。

扑扑扑倭娘田螺壳，唸唸唸倭娘田

螺精。

有個種田的少年，年紀還只有廿多歲，他的爹娘早已死去了；沒有兄弟姊妹，只他自己一個人，種着幾畝田過活。他去種田的時候，總是早出晚歸，早上起來，飯煮熟吃好，鎖了門，帶了中飯，到田裡去工作，到日落西山的時候，他就回來，煮起夜飯來吃，他天天這樣勤勞的過着生活。

一天，他在種田的時候，看見一顆田螺，他拾起來拋在籃中，傍晚回到家裡，在灶頭收拾碗盤，看見那顆田螺，就拿來投入水缸中。

第二天，他田裡工作做完回來的時候，夜飯已煮好了，他想得奇怪極了，也記不清楚還是自己早上煮好的呢？而飯菜還火熱，他真莫明其妙了。第三天又是這樣，一連好幾天，他真想得奇怪煞了，去問問隣舍，都說不曉得。他想了一個法子；

這天，他早上出去，到田頭去走了一轉就回來，悄悄的開進門，蹣到灶頭門口，在門縫裡窺看，毫無東西，他等了好息，那隻水缸裡沿上一顆田螺來，慢慢的沿出水缸到得地上，只見田螺肉爬出壳外變成一個女子，走到灶上洗了鑊灶，量了米，到缸裡舀水淘米洗菜，把飯鑊蓋好，到灶下去燒火；他就輕輕的開開門走進去，拾起那顆田螺壳藏進衣袋裡；那個女子看見人來，就跑開來想變原形，恰恰他已把田螺壳藏過了，她問他索還，他不肯還牠，要她做老婆，她沒有法子，只好承認了。他等得不看見的時候，把那顆田螺壳藏在神堂裡了。

後來那個女子（田螺精）生了幾個兒女，這幾個小孩子，在小孩隊裡頑耍常時被別的小孩譏笑：「扑扑扑，倅（註一）娘田螺壳！噲噲噲，倅娘田螺精！」

一天，她聽見別人在這樣的譏笑她的兒女，她記起從前的事來了，就硬向丈夫索還她的壳，他吵她不過，就到神堂裡拿了那顆田螺壳，還了她，她就不見了，那顆田螺也不見了。

精螺田娘係噏噏噏，殼螺田娘係扑扑扑

註釋：「，係」讀「乃」，義同「你」「你們」。

孝媳婦

村中有個叫阿九的媳婦，因為阿公的名字叫阿九，所以她永沒有說「九」字的，連與九字同音的字都不帶着說；因此村中的人都稱她為孝媳婦。

一天，她的公公與別村裡的幾個老太公談起他的媳婦如何的孝，連說話時永不帶着九字的；這幾個老太公雖然都曉得阿九的孝媳婦，然而總不大相信，都說天下有多少的「九」字的同音的字，她那裡能避得許多呢！阿九走後，他們就商量道：

「我們可以去試她一試；今天恰恰是九月初九，我們可邀集九個老太公，各人手里拿一把韭菜，等阿九不在家裡的時候去對她說，叫她等阿九回來對他說：『今天九重九，有九個老太公，手里拿得九把韭菜，來請阿九去喝酒。』」

他們等到阿九出門之後，就去邀了九個老太公，各人手里都拿了一把韭菜，到阿九的家裡去叫阿九，阿九剛剛走出，不在家裡，九個老太公就對阿九的媳婦說：

『等阿九回來，你可對他說：今天是重九，有九個老太公，手裡拿了九把韭菜，來叫阿九去喝酒！』

他們說完就去了。一會兒阿九回來，他的媳婦就對阿公說：

『今天有四雙零一個老公公，手執一把扁扁葱，說是今日重陽節，請你公公喝一鍾！』

阿九聽完就到他們那裡去了，他們問他：你的媳婦怎麼對你說？他就說：

『她說：今天有四雙零一個老公公，手執一把扁扁葱，說是今日重陽節，請你公公喝一鍾！』

他們聽了一齊說：

『真是一個孝媳婦！』

田雞串珠橋

從前有箇種田人的老婆，她已經四十多歲了，還沒有兒子，她天天想得一個兒子，就是像田雞般的也好，她心裡常常這樣想着。

有一日，「天開眼」〔註一〕了，她連忙跪下禱告：

『我要兒子！就是像田雞般的也好！』

後來，她真的生兒子了；生了出來，是一隻田雞；接生的「收生外婆」〔註二〕說是一隻田雞拿來做什麼呢，但是她不肯拋棄，就叫「收生外婆」包紮起來，如同珍寶一般的養着。

過了好幾年。有一天，她的兄弟給他們送草來，當他要回去的時候，田雞叫了娘問牠：「爲什麼叫的？是不是要同得舅舅去？如要去的，不可叫！」

牠聽見娘的話就不叫了；舅舅把牠抱到船裡，就開船向自己的家裡搖去；搖到

半路裡，牠又叫了，娘舅問牠：『是不是要回去了？如要回去，不可叫！』牠仍舊叫着，娘舅問牠：『是不是要到田裡去？如果要去，不要叫！』

牠就不叫了；娘舅就把船搖擺去，抱牠到田裡；牠到了田裡，在泥裡很起勁的握，牠掘不動泥土，就叫了；娘舅問牠：『是不是要掘下去？如要掘下去，不可叫！』

牠就不叫了；娘舅用粗頭把泥土掘開，下面有許多珍珠，娘舅就把珠子都搬下船裡，牠高興極了，一跳一跳的跳下船中；娘舅撐開船，向自己的家裡搖去，牠又叫了；娘舅問牠：『是不是要回去了？如要回去，不可叫！』

牠就不叫了；娘舅搖到牠的家裏，抱牠進去，牠又叫了；娘舅問牠：『是不是要把珠子搬進去？如要搬進去，不可叫！』

牠就不叫了；娘舅便把珠子搬進去，牠等娘舅把珠子搬完，就跟了娘舅跳進去；田雞的娘看見許多珍珠，歡喜極了！

後來有一日，村中有戲，牠同娘立在門口，看見許多人都去看戲了，牠又叫了；娘問牠：『是不是要去看戲？如要去看，不可叫！』

牠就不叫了；娘抱得牠到臺下，牠向着一個齊齊整整的大人家的小姐跳過去，跳到小姐面前，朝得小姐叫了；娘問牠：『是不是要到小姐的看臺裏去？如要上去，不可叫！』牠仍舊叫，娘問牠：『是不是要吃小姐他們的東西？如要吃，不可叫！』牠仍舊叫，娘都問轉了，牠只管叫，娘就問牠：『……』『是不是要小姐做老婆？』

牠就不叫了；小姐的娘笑着說：『要我們的小姐做老婆，除非是珠轎來抬！』

田雞立刻要娘抱牠回去了。牠回到家裏，叫娘把從前田裏掘來的珠子都搬進一間空屋裏，把門關好，把門縫都用紙糊住，牠在這屋裏串珠轎了。過了幾天，牠的娘不見牠出來，以爲牠死了；就把門縫上糊的紙，用手指頭觸了一些破，望進去，見牠已經串成了一乘珠轎，這時正在串轎頂，被她一看，轎頂就散掉了，田雞曉得有人來偷看，就尋着破洞糊好，只好另外串起轎頂來蓋上去，不能與轎相聯了！

(傳說現在的花轎頂與轎不相聯牢，還是由此傳下來的。)

田雞串好了一乘珠轎，就開開門出來，要娘到那家大人家去說親，娘就給牠去說了，那家大人家聽說真的有珠轎，也只好答應了。

揀了好日去娶了；小姐的娘對小姐說：「牠既然會串珠轎，而且有這種奇怪的事情，會有許多珍珠，牠一定會變人形的，你可等牠睡熟之後，把牠脫下的田雞皮藏在穢污的東西裏，天亮牠來向你拿的時候，你只要把我做的一套新郎衣裳給牠好了，牠沒有皮，自然不會變原形的了，以後就是一個人了！」

一乘珠轎抬到小姐的家裏，一班看的人都稱贊不已。小姐上了轎，抬到田雞的家裏；老嫗(註三)抱着田雞與小姐做親(註四)，親做完畢，老嫗抱着田雞牽紅(註五)，坐床(註六)；晚上睡的時候，小姐先睡下，在被頭裏偷看田雞；田雞等小姐睡好，就把皮脫下，變了一個雪白胖胖的少年，來同小姐鬧了；小姐等牠睡熟後，就把牠脫下的一張田雞皮拿來藏在穢污的地方；天亮，田雞醒來，走起來不見了自

紹興與事故

己的皮，就問小姐，小姐便把那套新郎衣裳給牠，田雞說不是，小姐假裝不知，牠沒有法子，只好把這套新郎衣裳穿了；田雞穿得新郎衣裳走下樓去，牠的娘一見，高興煞了，三朝回門（註七）去的時候，小姐的娘也高興得很。

註釋：一，天開眼——俗傳天上偶有紅光一道，謂之「天開眼」，這時如有人看見，即可跪下禱告，求子得子，求財得財，求福得福……。

二，收生外婆，就是接生的老婆子。

三，老嫗——按紹興自明以來，有種公奴名曰「惰民」，通作「墮民」，呼作「墮貧」。據說清雍正元年後，政府屢次宣告除籍（見會典事例），但社會上還是同樣的歧視，他們仍甘以「墮民」自居。他們的職業，男的做戲子吹手，收雞毛鵝毛鴨毛，換糖換豆換引線（引線即縫衣的針。用麥糖或炒豆或引線換破布或頭髮，雞鵝鴨亦可換之，但雞鵝鴨毛大多數以鈔收買），釣田雞等，女的就叫做「老嫗」，有

喜喪等事時爲人家服務。

四，做親——就是行結婚禮。

五，牽紅——就是結綢，按花燭儀注中於六禮成後與「禮畢，鳴鑼升炮，結綢，送入洞房」，於是新郎牽着新人的手，迎入新房。

六，坐床——送新郎新人入洞房，新郎與新人就並肩坐在新床上一息，吃合登之酒和湯糲。

七，回門——就是三朝回門，於結婚後三日新郎與新人到岳家去拜見丈人丈母。現在紹興是結婚的當日回門，否則一月後。據說「洞房」後未滿月時（所謂婚房）到娘家去，對於娘家是很不吉利的。

老虎外婆

從前某處山脚下，有一份人家，只有娘囡三人。一天，天快夜了，娘要到外婆家去了，她對兩個女兒說：

『今朝我要到外婆家去，你們不可到外面去嬉，晚上早些瞞，免得老虎來拖；我明天一定回來的。』

娘去了，她的大囡把門關好，在裏面做生活；她的小囡因為怕老虎來拖，也不敢做聲；到晚上，兩姊妹吃完飯就去瞞了。

老虎知道了她們的娘到外婆家去了，等到黃昏頭，牠就裝着她們姆媽的聲音來敲門了：

『開門！開門！阿囡！』

『誰氏（註一）？』

『阿囡喂！是我啦！我回來啦！』

『姆媽你說要明天回來，你不是？』

『真是我啦！倅（註二）外婆說倅夜裏要惱的，叫我回來陪你們，……快開門！』

……老虎要來了！……阿囡你把燈吹烏（註三），我眼睛痛啦，怕見火光！』

大囡就把亮吹烏，去開門，讓牠走進，就把門關好，老虎又說：

『阿囡你去酒壘拿個來給我坐坐，我屁股裏生了一顆瘡，凳裏坐不來。』

大囡就去拿了一個酒壘來給老虎坐；老虎坐在酒壘裏，尾巴在酒壘裏丁東丁東

的作響；大囡聽得響聲，就問了：

『姆媽！丁東丁東啥西響？』

『外婆撥我的兩根大鯽魚在酒壘裏面跳。……阿囡我們好睏了，你睏在那邊，

我同她——小囡——捆在這邊。』老虎說。

他們睏了；大囡摸着牠的腿裏都是毛毛，就問：

「姆媽！你的腿裏怎麼生毛毛了？」

「呆畜生！那裏是毛毛！外婆怕我受冷，給了我一條皮褲。」

停了一息，大囡聽見老虎軋軋的嚼起來了；她心裏疑惑了，就問：

「姆媽！你吃什麼？」

「外婆給我吃的糕乾（註四）！」老虎說。

「姆媽，撥（註五）些我吃吃！」

老虎就把小囡的手指頭給了她一條；她一咬，覺得硬而且鹹，知道這是她妹妹的手指頭，妹妹一定被吃了，牠一定是老虎，她連忙想逃走的法子，對老虎說：

「姆媽！我要『解渡』（註六）了！」

「阿囡你要怕慌的，你把腳紗（註七）的一個頭給我，我好常常牽你，那麼你不會慌了。」老虎恐怕她逃走，就這樣說。

她只好依牠把腳紗解散，將一端給老虎，一端却縛在馬桶（註八）蓋上；她就輕

手輕腳的走到房門口，把房門輕輕的開開，走出門外，又輕輕的把房門關好反鎖着，逃到鄰舍家，將老虎假裝母親來敲門的話告訴了他們。

老虎拉着她的腳紗，以爲她逃不出了；吃完小囡，想吃大囡了，等等她只管不走進床來，就把腳紗拉了一拉，只聽見「撲東」一聲，牠就伸出頭來一看，不見了她，老虎着急了，可是逃不出去。

天亮了，鄰舍家的人都背了鐵鈹耜頭，來到門口，開開房門，七手八腳的把老虎打死了。

註釋：一，誰氏——讀「亥氏」，就是「誰」。

二，僚——讀「奈」，就是「你們」。

三，烏——作「熄滅」解，「吹烏」即「吹滅」。

四，糕乾——就是紹興的「香糕」「琴糕」的通稱。

五，撥——作「給」講。

紹興故事

六，解溲——大便小便通稱之謂「解溲」。

七，腳紗——就是纏腳的布條。

八，馬桶——就是撒糞的桶，有的地方叫做「馬子」。

千年水底蛇，口吐白蓮花

有一個寺裏，有個池，老和尚拜懺的時候敲起鐘鼓來，池底裏有株白蓮花會昇上水面來的，老和尚就造謠言了，說是坐在這株白蓮花上就升天了。當時，一班念佛老太婆，個個都想昇西天，每天總有許多老太婆來坐在這株白蓮花上昇西天的；老太婆坐在白蓮花上，這株白蓮花就慢慢地降下水去，老太婆也就坐得降下水中，就算是昇天了。

後來一個官的老太太也想去昇天，對兒子說，兒子——就是官——不相信，自己先到這廟裏來看別人昇天，他看這班升天的老太婆坐在白蓮花上降下水去，總是縐着眉頭，很難過的樣子，他想想這總不對！「回去就做了一個麪粉的人，用礮霜毒藥拌在粉中；把這個麪粉的人坐在白蓮花上，降到水中；第二天池中升起一支死蛇來，這支蛇很大，把牠的肚皮剖開來一看，裏面不知有多少的銅鈕扣。

綠貂袍

有一個泥水匠，一天在一家大人家屋上理瓦，從瓦片縫裏望下去，看見一個小姐在下面做綉花綢；看得她體態很玲瓏，他想看看她的相貌，好不好；然而這個小姐只管垂着頭綉花，他想了一個法子：從瓦片縫裏把埃塵拋了一些到小姐的綢上，小姐見埃塵掉在綢上，便仰起頭來向屋棟裡一看，泥水匠在瓦片縫裡看見小姐的相貌，真說不出的好，他就想小姐給他做老婆了！

此後，這個泥水匠連夜裡都睡不熟了，只是想着小姐，日裏也沒有心思去做生活了，時時到這家門口去踱。

一天，他正在門口踱來踱去的時候，剛剛裏面一個媽媽（註）走出來，看見泥水匠在門口踱來踱去的，她就問了：

『你鬼頭鬼腦的在這裏做什麼？』

泥水匠給她一問，便對媽媽說：

『我看得你家的小姐相貌好，想她做老婆，你好不好給我去說說？』

媽媽聽了泥水匠的話，便帶着冷笑說：

『你這個人真有些呆的！真是叫化子想娘娘（註二）的了！』

這個媽媽一面說着一面管自己做事去了；回進去之後，她在媽媽隊裡講起這件笑話，正在說的時候，剛剛老爺走來聽見了，老爺便對她們說：

『他如果拿得出三斗三升金豆，一根三丈三尺長的頭髮，一顆龍珠，我就把小姐給他了。』

第二天泥水匠在門口踱着，又被這個媽媽看見了，她便把昨天老爺說的話對他說：

『老爺說，如果你拿得出三斗三升金豆，一根三丈三尺長的頭髮，一顆龍珠，就把小姐給你了！』

泥水匠聽說要這三件東西，覺得很爲難。

後來過了幾日，泥水匠聽見某處地方有個活佛，極靈極靈，他就很虔誠的去求活佛；走了許多日子，來到一個廟裏，他到廟裏去投宿，和尚問他到那裏去，他說：是去求活佛的，和尚就對他說：

『別個廟裏小也小些，倒有香火；獨有我們這裏，廟倒這樣大，香火倒一些沒有；請你給我求求活佛！』

泥水匠就答應了。

後來泥水匠路過一座山，有娘因兩個人在山裏斫柴，問他到那裏去，他說是去求活佛的，那個娘就對他說：

『別人家的因，小也小些就都會說話了，獨有我們的因，年紀倒十廿歲了，還不會說話，請你給我求求活佛！』

泥水匠也答應了。

後來他走到一個海邊，遇見一支龍，問他到那裡去，他說是去求活佛的；這支龍就對他說：

「別支龍修也少修兩年，就上天了，獨有我修練的幾千年了，還不能上天；請你給我求求活佛！」

泥水匠也答應了。

忽然刮起一陣大風來，把泥水匠吹過大海，一直吹到活佛那裏；他便求活佛，並把他們託他代求的三件事也求了活佛；活佛對他說：

「你只要把他們的三個信帶到，你的三件東西也都有了；你回去可對那支龍說：『別支龍都只有兩顆龍珠，獨有牠貪心，龍珠有三顆，所以不能上天；如果牠肯把頂下的一顆龍珠摘下來給你，牠就能上天的。』」那斫柴的娘囡，你可對她說：「她的囡，因為頭上有一根三丈三尺長的頭髮，所以不會說話；如果她肯把這根頭髮拔下來給你，她的囡就會說話的。」那個和尚，你可對他說：「那座廟裡的左邊

紹興故事

的牆壁裡頭，有三斗三升金豆，所以沒有香火；如果他肯把這三斗三升金豆拿出來給你，他的廟裡就會有香火的。」

活佛說完，就一陣大風把泥水匠吹到那個海邊；那支龍已在那裡等他了，他就把活佛的話對龍說，那支龍一看，固然頂下有一顆龍珠，牠就摘下來給泥水匠；忽然狂風大作，那支龍就上天了。

泥水匠走到那座山裡，那娘囡仍舊在那裏斫柴，他就把活佛的話對她說，那個娘就把囡的頭髮打開一看，固然有一根三丈三尺長的頭髮盤在頭上，她就拔下來給了泥水匠；她的囡就開口叫了三聲「唔嚕」（註三）。

泥水匠走到那座廟裡，把活佛的話對和尚說，和尚便把牆壁拆開一看，固然有三斗三升金豆在裡面，就拿出來給了泥水匠，一霎時就有許多香客來燒香了。

泥水匠拿了三斗三升金豆，一根三丈三尺長的頭髮，一顆龍珠，走到這家門口去踱，等到那個媽媽出來，他就把這三件東西交給她，叫她去給老爺；老爺見他真

的拿到這三件東西，只好把小姐給他做老婆；小姐不肯嫁給泥水匠，老爺就對她說：『我給你穿一身，戴一頭，倘若將來你沒有飯吃，我總來養你的！』

小姐沒有法子，只得答應了。

泥水匠得了小姐做老婆，就天天伴着小姐，不肯去做工了，小姐勸他說：

『事體總要去做的！倘若不去做，我們的一些東西要吃完了！』

『我實在看得你走不開！』泥水匠說。

小姐想了一個法子，對他說：

『那末我給你把我的相貌畫出來，你帶得去做工，要看我的時候，拿就出來看好了。』

小姐就把自己的相貌畫出來，給泥水匠帶在身邊；泥水匠就帶了小姐的圖去做工了。他在做工的時候，時常把這張圖攤在瓦片上面看小姐的相貌。

一天，他在屋上看小姐的圖像的時候，忽然一陣大風把小姐的圖吹去了，一直

吹到京城裡金鸞殿上，皇帝一見小姐的圖，看得呆去了，他想天下竟有這種好的相貌，就差手下的官去打聽；後來打聽得是一個泥水匠的老婆，皇帝就下一道聖旨，要把小姐來做妃宮，泥水匠不肯放小姐去，小姐對她說：『倘若你不讓我，你的性命要難保了——我給你做一件綠貂袍，你可於我進宮後三天，穿得這件綠貂袍，口裏叫着『磨鏡磨剪刀』，一直走進宮來，我自有法子！』

泥水匠聽得小姐的話，就放小姐進宮去了。小姐到得宮裡，只管沒有笑形。

過了三天，泥水匠身裏穿了綠貂袍，嘴裏叫着『磨鏡磨剪刀』，一直走到宮裏，小姐看見他便哈哈大笑，皇帝問她：

『你為什麼看得我不笑，而見了他大笑呢？』

『不是看得他的人好笑，我是看得他的一件綠貂袍發笑！』小姐說。

『那末把我的同他交換件好了！』皇帝說着，便把自己身上的一件龍袍脫下來給泥水匠穿了，自己就把泥水匠的一件綠貂袍穿起來，小姐就大笑了；皇帝的手下人

綠貂袍

聽見了，以爲是穿綠貂袍的人造反了，就跑進來把穿綠貂袍的皇帝殺死，泥水匠就做了皇帝。

註 一，媽媽——就是「女的傭工」。

二，娘娘——皇后的通稱。

三，嫪毐——就是「母親」。

藏神菩薩

子匡

——賊的故事之一——

一個年輕的儉兒，躲在富翁——年老的賊——家裏臥房中的床底下。

晚上，富翁正逗着他最小的孩子，在床邊頑胡桃，一會兒胡桃掉下了，他們聽清楚是骨碌碌的滾到床的底下去，年輕的儉兒，怕發見自己的匿跡，逃又逃不了，便把滾進去的胡桃輕輕的放在床的外邊離小孩的脚不多遠的地方：富翁拿了燈去照，瞥見那顆胡桃在床前的地上，沒有滾進去，他就拾起來，帶着驚奇的深思，一回兒笑聲和蘊的自言了。

『朋友，你快出來！不要再在床的底下躲着了。』

年輕的儉兒，陡然聽到了這樣幾句話，吃了一驚，只好爬出來，跪在富翁面前叩頭，討饒，富翁還是笑嘻嘻的說：

「呀，你真笨，我也是賊，生意決不這樣的去做，像我只要一年做一次够了，誰曉得我是做賊的？哈哈！你真笨極了。」

偷兒低着頭一聲也不響，富翁却就把胡桃遞給小孩子，看看胡桃說：

「這顆胡桃明明是響着滾到床底下，後來一看是在床外邊，誰不懷疑其中有奧竅，你的本領還不够，我收你做徒弟。」

說完，他一手推起偷兒低着頭的面，看了看又說：

「你家裏有幾個人？每月要幾塊錢開支？由我這裏拿去用，你可住在這裏，拜我做師傅。」

偷兒聽了他說「也是賊」，早把心寬了一大半，他還說家裏用的錢可由他供給，把心寬得而又高興了，就非常的願意做徒弟，也沒有半點愧意的開口說：

「我家裏只有一個年老的母親，每月有五塊錢用就够了，我拜你做師。」他兩膝早已是跪着，沒有講完話，就胡亂的叩頭作揖的拜了，拜了以後，也不待富翁說話

，就起立了。

師傅和徒弟天天到茶坊酒肆去，並不做生意，快要半年了，徒弟心裏怪異着，嘴裏不好問，只得一天到晚跟着走。又過了幾個月，徒弟心裏的怪異不時想奔出口子來，他終於問了；却不禁得那師傅淡淡的回答了一句「還早」，而怪異式還依舊的悶住在他的肚子裏。

突乎其然的一天，師傅說：『今天晚上我們出去做生意。』

他們當晚各備了燈火，還夾着一個小包袱，走呀走，走到高牆巍峨的一家大富家，毫無痕跡的走進貯藏財物的內室的櫃前了。櫃上正躺着白天倦了夜裏非常貪睡的小丫鬟，師傅用幾條橈拼在櫃子的一邊，命徒弟睡倒，以身慢慢地擠動丫鬟到櫃邊拼着的橈上。櫃子開了，櫃內正滿是金銀……徒弟進去拿金銀，師傅在上面接着，搬運了好久，師傅突然把拿來的包袱向櫃內一擲，櫃門一鎖，把丫鬟擠到原處，不發一聲的走了；徒弟却鎖住在櫃內，心裏又着急，嘴裏不好喊，師傅又走了，一想

師傅擲下的包袱，不知是怎的樣用意，就在櫃內燃起預備着的燈火，打開包袱一看，沒有刀，沒有鎗，只有一件白而髒的布衣，一頂灰而黑的布帽，一柄拂塵，一塊白粉，一個叫子，他明白師傅的用意，就穿上大衣，戴上布帽，把白粉塗得滿面，嘴裏含着叫子，手裏捏着拂塵，包袱早摺成小塊放進袋去，他開始是吱吱的叫子吹個不了，在櫃內用力的敲出震耳的奇響，睡在櫃上的小丫鬟聽了，嚇醒得戰慄着再也不敢睡，跑去告富翁和太太，他們也早已聽到了而不敢起床，丫鬟只是泣着的大聲喊「錢櫃裏有鬼！」大家都被喊聲鬧醒了，都起來對着櫃子痴望，櫃內的聲音，時斷時續的發出，有的說是惡鬼鎖住了，櫃子不好開，有的說是藏神菩薩，他住着不安吧？快給他打開櫃子，有的說只要打開櫃子看一個清楚，主張分歧，最後決定打開來看清楚，勇敢的工人，謹慎的開鎖，打開櫃子，只見白衣灰帽白面的藏神，手裏捏着拂塵，口裏吱的一聲，跳出錢櫃，向他們剛纔開着的窗子裏，揚長而去了。當他跳出錢櫃時，他們早嚇得逃的逃，躲的躲，待他們從恐懼中回復了平靜的心靈

結與事故

時，他早已逃之夭夭了。有的去看櫃中的情景怎樣，已是空空如也的錢櫃了，他也斷定這是櫃上睡着丫鬟，穢污了藏神，藏神運了金銀沖走了。富翁大忿怒的說：

「以後再也不許女人睡在錢櫃上，穢污的女人！」

徒弟奔到師傅的家裏，天還沒大亮，師傅正喊着預備那早餐，一看徒弟回來了，就喜容滿面的對他說：

「這種妙法，你看怎樣？這不是像，是藏神的運財庫，一年的生活可以泰然的過了，我們再慢慢的探聽誰家富，誰家的錢藏在那裏，要怎樣使妙法，哈哈！我們停一年再去做生意吧！」

徒弟笑着想，自己竟做了藏神菩薩。

兩袋贓物

——賊的故事之二——

富翁的兒子，一天，到毛廁中大解，拾得了一本「賊」的書，他日夜攻讀。無意中被富翁看到了，他想，兒子日夜在讀「賊」的書，那必和賊有共通的事呢，說不定他竟拜賊爲師呢？於家門的聲譽大有妨害，就氣憤憤的罵了一頓，趕出門外，否認他是他的兒子。

兒子被逐出來了，真的和賊同伍了，首先發利市的，就在偷他爹——富翁的內室。

兩袋贓物

後半夜他和夥伴上到富翁的內室的屋頂，就在屋的正中挖了一個大窟洞，他們出發時曾帶了兩只車袋和一支扁担，富翁的兒子就爬進袋去，叫另一個賊拿着繩掛向下去，他就檢找出貴重的物品盛滿一只袋，在上面的一個賊在想，叫他盛滿了兩

袋以後就提了上來，我可挑了就走，任他一個人留在下面，次早事情發覺了，富翁只曉是他自己兒子幹的，不會牽連到別人，正想到這裏，下面來了個照呼，說兩袋滿了，他就用力牽了上來，一頭一頭的放到下面的地上，把扁担一放挑着拚命的向前跑。跑到前面一個市鎮裏，天快要亮了，挑着重担的賊物的賊，肚子餓了，就息担在飯店的門口進去吃飯，剛跨到門口，車袋中剎時像有人在喊：

『師父喂！我也要吃飯！』

老賊聽了，就從車袋中取出富翁的兒子，一同進去吃飯，老賊不時朝他看，還對他說：

『你本領真不錯。』

中華民國十八年十月初版

紹興故事

編輯者

婁子匡，陳德長

編審者

民俗學會

印行者

國立中山大學
語言歷史學研究所

發售處

國立中山大學售書處

代售處

各省大書坊

印刷者

廣州市德政街三友印刷社

全一冊實價二角

